

夜宵

□南京 周旭

我的父亲是老师。早年毕业于江苏如皋师范学校。毕业后先在盐城大丰白驹小学教书,两年后调往泰兴县永安洲小学,与我的妈妈成了同事。后来,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支援农村建设,妈妈便回到老家当了农民,父亲则调到家乡的马甸中学继续教书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又调往邻近的根思中学。那时候,他正当壮年,40岁。

我的初中和高中是跟着父亲在根思中学度过的。1973年到1976年,近四年。

那时候,学校分给每个老师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宿舍,我跟父亲睡一张床。除了床铺,还有一张桌子,一口水缸,一只煤油炉子。煤油炉子是煮饭的。煤油要凭计划票到供销社买,水则由我到校内梧桐树下的井里提。

那时候每个礼拜只有礼拜天一天是休息的。礼拜六下午基本没有数理化语文之类的主课,都是三机一泵的辅课,因此,下午一两节课后就放学了。

父亲早早就整理好了行囊,把要换洗的被褥拆下来,带回家给妈妈洗。同时还用纸条注明第二天要从家里带回学校的东西:米、面、山芋干、胡萝卜、黄豆、鸡蛋、食油,还有煤油,也不忘提示我要带回家看的一两本书。

现在出门旅行都是带旅行箱,那时候也没有,都是用蛇皮袋塞得鼓鼓囊囊,然后用绳子把袋口一扎,往肩上一甩扛回家。若是东西多,需要两只袋子,则把两只袋

口相向用细麻绳扎扎紧,同样往肩上一甩,一只在胸前,一只在后背,口袋骑在人肩上,步行回家。距离大约8公里。

那个时候我们还吃不饱肚子。一天到晚喊肚子饿。早饭是一碗粥,一只卷子,没有鸡蛋。中饭是二两五的米饭,炒青菜,酱油汤,没有红烧肉。晚饭一三五是粥,二四是面条,礼拜六礼拜天停伙。在家里一天三顿基本都是喝粥。粥里头有山芋,胡萝卜,还有用大麦或者小麦粉做成的疙瘩,这才经饿。没有米,米很宝贝。那时候农民也自得其乐,在生活中发现美,以乐观的态度疗愈内心。比如,吃胡萝卜,叫扛电线杆子。吃山芋片,叫数铜钱。喝糝子粥,叫喝中国咖啡。

父亲那时每月工资45.5元,其中5元钱给奶奶,余下的除了交给学校的伙食费,其他全部交给妈妈。我有两个妹妹,她们要上学。父亲的生活担子是很重的。

其间我14-17岁,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,需要鱼肉蛋奶的营养呀!但哪有钱买呢?即使有钱,也要凭票供应啊。父亲每月供应29斤大米,在家种田的妈妈累死累活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,大米是稀罕物,因为农村还没有实行旱改水,不种水稻,都是种的旱谷作物,玉米、小麦、元麦、山芋、花生、胡萝卜。

学校有一位音乐老师,姓毛,能唱能跳,相貌英俊,平时都喜欢跟我父亲交流谈心。有一次,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,他双手插在裤袋,焦躁不安地来到父亲的宿舍,

眉头紧皱,唇口苍白,两眼盯着我父亲,不停咂着嘴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父亲问他,有难事吗?他说,没,没什么。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父亲说,周老师,我实在饿,胃疼,饿得难受。

我父亲说,哎呀,我这里没有熟食呀!噢,对了,这里有山芋干,你吃两块顶一顶吧。他迟疑一会,没有应允……

学校每天晚上有自习课,每个老师要带班,因此,食堂都有夜宵供应,学生没有。从周一到周五饭菜有肉丁子酸粥、肉丝面条。

一天晚上,上好自习课,我回宿舍上床睡觉了,很快便沉沉睡去。突然,父亲掀起被角,轻声唤我:周旭,周旭,起来吃。

此刻的我睡眠是朦胧的,但嗅觉和胃却是清醒的,我闻到了肉粥的浓香。我什么也没有说,接过父亲双手递来的圆扁扁的陶瓷碗,呼啦啦三口两口把碗中的肉丁酸粥吃得舔盆光。

在埋头喝粥的时候,我瞥见父亲的喉结上下耸动。我也没有问,爸爸,你吃了吗?这其实压根儿是多余的话,父亲递给我的是满满一碗,每个老师只有一碗。

隔壁的老师一个姓孔,教语文,一个姓常,教数学。后来在我父亲故去后,他们分别到我的工作单位小坐,各有话题,但他们都对我说,你爸爸对你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啊!

现在的我,每每想到此景,无比心痛,泪流满面。

油菜花开

□盐城 胥雅月

在西乡,油菜花开在哪里,春天就在哪里。去西乡赏油菜花无须择地,无论哪个乡村、村落,人家的院前屋后、河堤、田埂,都有油菜花的笑脸相迎——成片油菜田的油菜花,远看如金光闪闪的绸缎铺在大地上,麦田四周田埂上盛开的油菜花,那是给碧绿的麦田镶上油画的金边;近看人家院前屋后的油菜花,株株亭亭玉立,枝枝花朵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,上百只白蝴蝶翩跹于金黄的花丛中,如白云缀于花丛,似奶油流淌其间。油菜花轰轰烈烈的集体表白,让西乡春天闪耀着金色的光芒,每一株油菜上的每一朵油菜花不遗余力散发出花香,让西乡的田野、河流、村庄、树林都散发着浓郁的油菜花香……

对油菜花的喜欢,无需理由,那是与生俱来刻在骨子的喜欢,奔放、蓬勃、热烈、喜庆、泼皮的金黄,点连线,线织面,铺天盖地,冲击视觉,此时用审美的视觉去观赏油菜花,矫情,牵强;美在眼前,浪漫主义油菜花骄傲的金黄为现实主义丰收菜肴奏响喜悦的前奏,这是乡农喜欢油菜花的执着。

喜欢一种花,就会心生牵挂。今年春分种下,乡下的二叔一趟趟为我们送来他种的青菜,并说,抓紧吃,不长时间,菜长蔓就要开花了。于是,我留心观察起人家背着物业栽种在小区花园里的菜地,看着一株株高拔菜蔓的青菜,我驻

足停留,等待油菜花盛开,好去乡下一饱眼福。

三月,城市里的花事渐浓,就连小区花园里稀疏的菜园里也呈现星星点点油菜花的金黄,我按捺不住,决定择个周日回乡,与乡村油菜花零距离亲密接触,不为赏花,只为抚慰心中的挂念。

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多年,看过许多种装扮街景市容的花卉,给人的感觉总是娇俏、柔美、孱弱,阵阵春风吹过,薄如蝉翼的花瓣飘零枝头,剩下细若游丝的花蕊在风中颤动,让人心生怜悯,滋生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惆怅。而西乡的油菜花根植肥沃的大地,春风吹不败,笑傲倒春寒,满田野竞相开,那开花的阵容排山倒海、气壮山河,可细观一株油菜花盛开的过程,又是那么从容,接地气,花朵简简单单而不失魅力,株株油菜花有着一让人抗拒不了的亲和力,盯着一株一片油菜花久看,没有眼累,唯有菜花深处是故乡的情愫盈满心头。穿行于油菜花丛中,花粉沾衣,花香扑鼻,那是家的香味,那是亲人和乡人的召唤……

要知道,每一株油菜花都是勤劳、朴实、感恩的代名词,菜花谢了,那孕育着粒粒如鱼子的菜籽,隐藏着一个庞大、浓郁、油香的宇宙,给芸芸众生平常日子一日三餐捎去安详和温暖……或许,这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油菜花真正的理由!

去有风的地方

□湖北黄冈 赵自力

我一直喜欢风关。在农村长大的我,小时就钻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,把风的习性摸得透透的。

每年谷雨前后,王奶家门前的棵老杏树就开始挂果,要不了多久就长成好吃的样子,又大又青。上学放学,都要路过那棵杏树,忍不住抬头望望,过过瘾。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棵果树,王奶看得紧紧的,非到杏子成熟时才分给我们吃。于是,起大风的晚上,我常常兴奋得睡不着,天一亮就去那棵杏树下,看看有杏子掉下来没有。偶尔捡到掉落的青杏,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,用袖子擦擦就忍不住咬口尝尝,青涩间带

着甜味,那是春天的味道。麦黄杏子熟,每到那时,王奶总要分给我们吃黄杏。

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”,农历五月,气温持续上升,风里带着麦香,那是农村最好闻的味道。父亲在劳作时,最喜欢坐在田埂上看麦浪。风吹麦浪,麦田被风摇成了起伏的波浪,每一浪都是金黄。父亲常常问我,在麦浪里看到了什么。我说看到了馒头和疙瘩汤,父亲笑笑说,麦浪里藏着全家的希望。说来也怪,早就灌浆的麦子,一直是青绿色的,南风一刮,全都变成金黄。我一直觉得,风就像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呢。到了麦

收时,风也到打麦场上来帮忙了,一锨麦子扬出去,在空中画一道弧线,杂质和瘪麦都被风吹得远远的,剩下的全是饱满的麦粒。手捧着麦粒,沉甸甸的,麦子丰收了,父亲说话也格外有底气。

有风的时候,喜欢看天上的云朵,因为喜欢看它们游走在空中。父亲常说,风中有朵雨做的云,那些游走的云,说不定是在赶路,要去到别的地方下雨呢。风就像看不见的手,推着云朵在天上撒欢地跑,想想就觉得非常有趣。

父亲总说,风中有万物,我深信不疑。去有风的地方,途径的每一处,都有鸟语和花香。

扯笋子

□湖南双牌 龚明亮

一家人都爱吃细竹笋,更享受扯笋子的乐趣。

过了清明,细竹笋便会各自披了一件厚重的毛皮大衣,如标枪般直直地从土石间刺出,直到枝干齐全后,这才褪去绒绒的毛皮,露出青翠的皮肤,展开修长的箭叶。

趁着短暂的假期,我与几个朋友相约进山扯笋子,既作劳动,也当踏青。从小镇出发,沿着崎岖的村道,伴着潺潺的水声,行进五六里,已是尽头,便寻了一块空地泊好车,一个个都跃跃欲试:“今天必须得满载而归。”小孙模仿孙行者的语气说:“少安勿躁,待老孙我前去打探打探!”登上路旁的小山丘,往四下张望了一番,指着不远处的细竹葱茏地,一声令下:“兄弟们,给我上!”于是大家兵分两路,女人们带着孩子,顺着折尺形的山路漫步过去,我们几个男人则从溪边的石壁攀援而上。

我很是疑惑,放着这阳关大道不走,偏要钻这不毛之地是何道理?他扔下一句“缘竹求笋”,已手握细竹,攀爬而上。你还别说,这细竹虽细,却韧劲十足,更有盘桓蜿蜒的竹根紧紧抓地,承重百十斤不在话下,谁知它们此时的无私帮助,竟给竹笋带来了灭顶之灾。我这才发现,从下往上望,竹笋即使

出土不高,也很显眼,一律如长剑挺立,只须小心移步过去,双手紧握,用力一拔,听得“扑哧”一声,一枝长笋已在手中,下沿断痕齐整,犹如刀切,送到嘴边,轻轻一吹,气流旋转一圈,呜咽作响,倒有几分伤感,完全被附近孩子们如潮的欢笑声淹没了。

不一会儿工夫,各有所成,便得意洋洋地互相攀比起来,手忙脚乱的我很快就败下阵来,却并不在意,一样地欢天喜地。终于,我们与孩子们在山腰会合了,此时,他们的手中也都握着一把竹笋,原来他们在路上也没有闲着,将扯笋子当作了一场游戏。很快,朋友们背上的袋子都鼓胀欲破了,唯独我的还有些空虚。孩子们只管在湿软的草甸上玩闹着,直到累得满身大汗,这才想起要下山了。在回去的路上,我们又有不少意外发现,有的竹笋甚至比先前看到的还要粗壮,可他们的袋子已经饱和,自然全成了我的囊中之物,这又是意外之喜。

在夕阳的余晖里,我们载着一车的快乐轻驰离去,而身后悠闲的鸟儿已然借着簌簌竹叶和潺潺流水的伴奏,开始了她们宛转动听的歌唱,正是: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

谷雨茶

□安徽无为 朱先贵

一场小雨洗净了阴霾灰尘,天空寥廓无垠,大地绿草茵茵。

“清明见芽,谷雨见茶”。南方历来有谷雨摘茶的习俗,谷雨茶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,又叫二春茶。春季温度适中,雨量充沛,加上茶树经半年冬季的休养生息,使得春梢叶芽肥硕,色泽翠绿,叶质柔软,茶味鲜活。谷雨采摘的春茶长期以来深受爱茶好品茗人士的喜爱。

当你在茶园采下第一捧新绿时,追逐新春收获成果就是别样的情趣。

不信,你看在那旖旎的阳光下,氤氲的茶叶清香也从茶山飘向山下的四面八方,诱惑得大姑娘、小媳妇们坐不住了,她们戴上头巾,背着茶篓,系上布兜,纤纤玉手摘下一棒棒新绿,欢快的歌声在山谷飘荡。春

天在姑娘们采茶的歌声中张开了翅膀,向更高更远的天空飞去。

制茶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,漫长的制茶程序也是人生修炼过程。“杀青”:通过高温钝化鲜叶中的氧化酶活性,蒸发鲜叶中一定的水分,使茶叶变软,便于揉捻成形,促进香气的形成。

“做形”:揉捻形成紧结弯曲的外形,改善内质,卷紧茶条,缩小体积,为炒干成条打好基础,促使茶物质转变。

“烘焙”:蒸发茶叶内多余水分,促使叶片热化、构香,增进和固定品质,以利贮藏。每个制作过程其实也是锤炼人生的意志,启发我们在平淡中向更高的境界追求。

品茶就是慢下生活脚步得到人生的另一种享受。

“骤雨松声入鼎来,白云满碗花徘徊”(刘禹锡);陆游更是“宁可舍酒取茶”,他赞四川菊花茶,“何时一饱与子同,更煎土茗浮甘菊”,说闽东茶“茶甘半新啜”,老了,更是喝出洒脱超然的境界,“眼明身健何妨老,饭白茶甘不觉贫”。

沏一杯清茶,或约三两个知心朋友,或独自品味,看玲珑剔透的玻璃杯,茶叶在沸水中翻滚、舒展,浮浮沉沉,任水的颜色由浅变浓,色泽调和,温润碧透。小呷一口,微苦;含之细品,又略带些柔甜;咽之,再回味,满口香醇。一杯馨香四溢的茶水进肚,闲适、舒缓、心神宁静的感觉油然而生,疲惫与世俗的困扰随之遁去。

与茶相伴,将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8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